

大选后的伊拉克可能成中东新变量



有声若震

本报记者 赵恩霆

经过几天的计票,12日举行的伊拉克大选的初步结果已经出炉,此前被外界普遍看好的现任总理阿巴迪领导的“胜利阵营”表现不佳,反倒是什叶派宗教领袖萨德尔领导的“行走者联盟”异军突起成为最大赢家,从而将分得最多的议会席位,并掌握下一步组阁的先机。

伊拉克此次大选是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来的第四次大选,同时也是伊拉克政府宣布击败“伊斯兰国”后的首次大选,因而备受关注。随着美国力挺的阿巴迪遭遇重挫,萨德尔阵营又力压伊朗公开支持的什

叶派民兵武装领导人阿米里阵营,使得伊拉克在当前复杂的中东局势中所扮演的角色充满变数。

现年44岁的萨德尔出身伊拉克什叶派名门望族,其父是一位声望颇高的什叶派宗教领袖,整个家族在萨达姆政权时期遭受迫害。萨达姆政权被推翻后,新的占领者美国接踵而至,萨德尔又扛起反美大旗,组建了最早一支反美武装“迈赫迪军”,并与美军多次发生大规模冲突。在与美军的斗争中,萨德尔逐渐成为伊拉克政坛不容忽视的一股力量,其宗教地位和民众声望与日俱增。

在跟美国斗的那些年里,萨德尔领导的武装力量因其宗教背景和反美立场,而得到来自伊朗的支援,他本人也曾因被美军追剿而客居伊朗多年。不过,后来回到伊拉克的萨德

尔并未因伊朗的援助和同属什叶派的宗教背景而倒向伊朗。相反,如同他坚定反美一样,萨德尔也反对伊朗干涉伊拉克内部事务。萨德尔最大的目标是将美国占领者赶出伊拉克,而临近此次大选之际,萨德尔又明确表示不会与伊朗妥协,更不会与伊朗支持的阿米里等势力联合执政。而伊朗方面此前也公开表示,不会允许萨德尔阵营执政。

既反美,也反伊朗,又在大选中暂时领先,这才是萨德尔这只“黑天鹅”给伊拉克政治版图乃至中东局势造成的最大冲击。

从伊拉克政局来看,萨德尔阵营一改按宗教背景划分政治势力的传统,作为什叶派宗教领袖,他的联盟内部除了什叶派,还囊括了逊尼派和世俗派政党,加之他反对一切外来

干涉的立场,可见萨德尔是期望将伊拉克塑造成一个能主导自身命运的地区大国,而非美国或伊朗任何一方的附庸。

为此,萨德尔对内主张进行政治改革,建立技术官僚政府,将反腐列为首要任务,并重视改善民生。对外,萨德尔早在去年就进行了一次罕见的布局。去年7月,萨德尔突然到访沙特,并与掌握沙特实权的王储小萨勒曼会面,后者承诺将向伊拉克中南部什叶派核心地区投资,而这一地区恰恰是萨德尔的“根据地”。去年8月,萨德尔还访问了另一个海湾逊尼派国家阿联酋。今天看来,这些都是萨德尔在为伊拉克的地区角色进行重新定位。

如果萨德尔阵营最终与其他政治派系组成议会最大党团,进而成功组阁执政,伊拉克势必会拉开与美国、伊朗的距离,进

一步改善与沙特等逊尼派国家的关系,从而充分利用自身地缘优势,在增强外交独立性的同时,力争在与域内外大国的博弈中寻求利益最大化。这样的伊拉克,在现阶段复杂化的中东局势中可能会重拾昔日的重要角色,成为域内外大国都需要争取的关键变量,从而在中东格局重构中占据一席之地。

预计,大选最终结果与初步结果之间不会有太大差距。因此,下一阶段的看点就是到底哪些党派最终能够实现重组再联合,这意味着接下来不同外部力量将会深度介入伊拉克国内党派政治博弈。萨德尔没有竞选议员,无法直接上台执政,而且,他本人先前也表示,自己不会出任总理,但会联合其他党派共同执政。即便如此,萨德尔仍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未来伊拉克政局的走向。

搭便车,正在消亡的西方传统



晓莹观世界

本报记者 王晓莹

最近,关于网约车、顺风车的几起恶性事件,让乘车安全成为舆论讨论的焦点。虽然在这几起事件中,乘客是受到侵害的一方,但实际上,安全对于司机与乘客而言同样重要。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在美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电影中,经常出现这样一幕: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主角在一望无际的公路上竖起大拇指,希望从偶尔路过的车辆中搭辆便车,到达目的地。

然而,就像电影一样,如今这一幕已经有了年代感。正是因为搭便车中的一些不安全因素,这个“传统”正日渐式微。

要追溯搭便车概念的诞生,得回到上世纪20年代的美国。当时美国已经有了不少汽车,但经济条件较差的人想要出远门,就少不了搭一下“有车阶级”的便车。在维基百科上,



一名女性在路边举着“去北边”的牌子请求搭便车。(资料片)

有一张1936年一男一女在路边比出搭便车手势的照片。在当时,搭便车的一般是军人、穷人、男学生等,车主愿意为他们停车,就意味着愿意向他们施以援手。正因如此,许多情况下的搭便车都是免费的,但也不排除搭车人会给车主一定的经济补偿。这一习惯一直延续至今。

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搭便车成了年轻人追求自由、叛逆的代名词,也成为“垮掉的一代”的象征,当时很多文学、影视作品中的角色都有过搭便

车的经历。匹兹堡一所大学的公共关系学教授克利福德·波普今年54岁,他高中和大学期间曾多次搭便车出去玩。说起搭便车的诱惑力,他依然念念不忘:“路上那种自由的感觉真是太棒了。《在路上》(一本关于年轻人公路旅行的小说)就是我们的《圣经》,杰克·凯鲁亚克(《在路上》的作者,“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人物)是我的偶像。当你上车与一个特别好的陌生人聊起天时,你会感到非常激动。搭便车总是能给那些写小

说、写歌、写诗的人提供灵感。”

然而,无论是随便上一个陌生人的车,还是随便让一个陌生人上车,这对双方而言都存在风险。但奇怪的是,很少有数据研究过搭便车的安全性。1946年,美国新泽西州逮捕了一名搭车者,当时引得了美国民权同盟介入。后来,美国有些地方政府出台了禁止搭便车的法律,称这能保证搭车者和车主的安全。在美国的州际公路上,搭便车也是不被允许的。不过在欧洲,搭便车的限制相对少一些。

在法令的禁止和经济的发展下,搭便车近年来已显颓势,原因也很简单:有车的人越来越多,飞机也慢慢普及,交通出行越来越便宜、方便,加之政府的监管,以及一些恶性事件的出现,让人们得出了“搭便车正在衰落”的结论。早在2011年,就有人有了深刻的体会,塔姆辛·欧曼德是个拥有一头金发的英国姑娘,她说,英国25岁到32岁之间的年轻人中只有12%搭过便车,她就是其中之一。那时,搭便车的人已变成了“少数派”,只有9%的英国人愿意停下来载他们一程。欧曼德说,她2010年夏

天第一次尝试这种旅行,先后共搭了50多次便车,最终抵达目的地伯利恒。但她表示,正是因为她这次搭便车之旅没有遇到危险,所以才敢继续在路上对过往车辆竖起大拇指。

欧曼德没有遭遇意外,不代表其他人也能像她一样幸运。另一名女性,来自美国的吉莉安·克里斯蒂经历过一次可怕的搭车:她当时从洛杉矶到旧金山,搭了一辆修理过的卡车,车身被涂成亮黄色,开车的是个男人。“我恭维了几句他的卡车,我以为他会觉得我在称赞他有男子汉气概。他把我拉到不知道哪儿的一条小路上,想要袭击我。我赶紧躲开了,朝他脸上狠狠揍了一拳,警告他不要再对我或任何女性做出这样的举动,让他把我带回大路上。”

作为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一种文化,搭便车经历了一个抛物线式的发展过程,但有一点和如今的网约车、顺风车类似,那就是司机与乘客之间的关系该如何处理,又该如何保证双方的人身安全,哪怕是在网络技术发达的今天。

“老佛爷”,横跨两个世界的英雄



一周史记

本报记者 王昱

中国游客到了巴黎一定会去“老佛爷百货”血拼,很多人在买买买之余可能还好奇,法国人咋会给自家最大的商场起这么个中国气息浓郁的名字呢?

实际上,这个“老佛爷”跟咱中国的慈禧没啥关系,它只是法文Lafayette(拉法耶特)的误译。而有趣的是,这个“老佛爷”拉法耶特不仅在法国很常见,在美国其实更多。据统计,美国有20多个州在其首府设有以拉法耶特命名的街道、教区或标志性建筑,光纽约就有五条“拉法耶特大街”,以其命名的县或城镇更数不胜数。美国还有一所著名大学就叫“拉法

耶特学院”。不仅如此,白宫对面的广场(相当于咱的天安门广场)也叫“拉法耶特广场”。所以真要将对错就错,你到美国可以看到更多的“老佛爷”。

这么多的“老佛爷”其实都是为了纪念一个人,那就是法国侯爵拉法耶特。1834年5月20日,此公在巴黎逝世,消息传来,不仅法国人哀悼他,美国人哭得更伤心。时任美国总统安德鲁·杰克逊下令给予拉法耶特等同于乔治·华盛顿的哀荣:24响礼炮的每一声代表美利坚一个州的哀悼(当时美国只有24个州),国旗降半旗35天,军官要戴半年的黑纱,国会议员戴一个月。美国政府还一直给予拉法耶特的后代“荣誉美国公民”的称号,该习惯一直持续至今。

拉法耶特之所以令美国人如此怀念,是因为此公曾经为美国独立战争出过大力。1777

年,不满20岁的拉法耶特不顾法国国王的禁令“偷渡”到北美,以自己满腔的革命热情投身于美国独立战争。美国革命者刚开始对这位远道而来的法国高富帅看不上眼,觉得这就是个心血来潮的贵族公子哥。

但很快,拉法耶特简朴的生活作风和杰出的军事才能征服了美国人,他成为了大陆军总司令华盛顿的副官和好友,有一种流传甚广的观点甚至认为,华盛顿本人其实并不会打仗,上任之初屡遭败绩,后期之所以能反败为胜,正是因为这位拉法耶特在其背后支招,并为大陆军争取到了法国的援助。拉法耶特为了支持美国人闹革命,甚至不惜卖掉了自己在法国的祖产城堡。这种“毁家纾难”的气势,让华盛顿完全把他当成了自家人,史载两人的关系情同父子,在拉法耶特回法国前,华盛顿曾屡次恳切地挽

留他,如果拉法耶特答应下来,他毫无疑问将作为美国的开国元勋,甚至是华盛顿的精神继承人载入史册。

但拉法耶特却表示志不在此,他一再声称自己是一个“世界共和主义者”,如今美国人民“翻身得解放”了,他在新大陆上的任务已经完成,下一步应该回到祖国把自由带给本国人民。1782年,拉法耶特回到法国,投身于不久之后爆发的法国大革命。不过,讽刺的是,拉法耶特在美国独立战争中锤炼出来的共和理念,在自家革命中却屡屡碰壁——在拉法耶特看来,革命后建立的政府应是法制、理性、有制约的,他十分反感滥杀无辜的行为,甚至为失去权力的法王路易十六辩护,认为他罪不至死。他的做法很快被激进革命者视为眼中

钉,罗伯斯庇尔说他是“国王的官相”,马拉指责他是“伪装的人民之友”“宫廷的廉价走狗”,连拿破仑都嘲笑他是“不识时务的傻瓜”。

到了后期,拉法耶特本人也十分郁闷,他在给友人的信中一再追问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新大陆保持理性、克制的共和革命,回到旧大陆却变得嗜血而面目狰狞呢?拉法耶特最终伴着这个问题走完了他的人生。可能是因为他在美国的名气实在太大了,法国政府最终也给了他极高的殊荣,他被以国礼的身份下葬。但耐人寻味的是,时至今日,在他的墓地上依然插着一杆美国国旗。

拉法耶特被称作“两个世界的英雄”,但与他在新大陆的事迹相比,他在自己祖国的后半生却是个不折不扣的“悲剧英雄”。